

马克思
博士论文



马 克 思

博 士 论 文

(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人 民 出 版 社

K. MARX
DIE DOKTORDISSERTATION
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译自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Schriften/Briefe, Erste Abteilung,
Band I, I. Halbband,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 V. H., Frankfurt
A. M., 1927. 并参照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马克思
博士论文
贺麟译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商务印书馆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375印张 23,000字
1961年11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1001·509 定价0.24元

博士論文

題目、題詞、獻詞、序、目錄

論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差別

附录的片断：批評普罗泰克对伊壁鳩魯神学的論战

博士論文注釋

关于伊壁鳩魯、斯多葛派及怀疑派哲学史的筆記^①

写于一八三九年初——一八四一年三月

^① 馬克思的这些筆記，拟另行翻譯出书，暂时不收入博士論文中。——譯者注

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
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差別

及一个附录

哲学博士

卡尔·亨利奇·馬克思著

我的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实在是太急于想要对您略略表示一点我的敬爱，而不能等待另外一个机会了。

希望一切怀疑理念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幸运地赞扬一个富于青春力量的老年人，这位老年人以对于真理的热情和严肃态度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他并且充满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知道能激动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来不为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曳着的阴影所吓退，从来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黑地所惊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烧着的化日光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您永远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argumentum ad oculos），显明地证明着，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

身体的健康，我是用不着为您祈祝的。精神，乃是您所信赖的偉大神医。^①

① 第三节原来的字句是：“我希望我給您的这个献词能追随着您，陪伴着您，再度漫游我們風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身体的健康，我是用不着为您祈祝的。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偉大神医。”全部修改和删节都出于马克思之手。——在原稿的边上，还有对印刷者的边注：“此处的献词，要用比較大号的字体印。”——德文版編者注

序

这篇論文倘若当初不是預定作为博士論文，那末它一方面将可能具有更加严格的科学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許多叙述上它将会不致那样学究气。但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我只能让它在这样的形式下付印。此外我相信，在这篇論文里我已經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迄未解决的問題。

专家们知道，对于这篇論著的对象沒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前人的著作。当时西塞罗 (Cicero) 和普魯泰克 (Plutarch) 所說过的老話，直到現在还在为人們所照样的說着。伽桑第 (Gassendi) 誠然把伊壁鳩魯从禁书里面拯救出来了，那是教会神父們和整个中世紀——那体现了非理性的时代把他禁閉起来的，但伽桑第在他的闡述里也只接触到一个有趣的方面。他竭力要使他的天主教的良心和他的異教的知識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鳩魯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 (Lais) 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伽桑第不如說是从伊壁鳩魯那里学习哲学，而不是教导我們关于伊壁鳩魯哲学。

必須把这篇論文仅只看作一种較大著作的先导，在那一著作里我将詳細地就与整个希腊思辨的联系来闡述伊壁鳩魯、斯多葛和怀疑論这三派哲学的相互关系。这篇論文在形式方面和別的方面的缺点在那里将可得到补正。

上述諸体系的一般特征黑格尔虽說大体上有了正确的規定，不过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說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那样令人惊服的极其龐大和大胆的計劃，一方面使得他不可能深入到个别的細节，另一方面他对于他主要 (par excellence) 叫做思辨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个偉大的思想家，使他在这些体系內認識不到它們对于希腊哲学史和一般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关于它們同希腊生活的关联，在我的朋友科彭 (Köppen) 的著作“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反对者”一书中有了較深刻的提示。

我曾經加上一篇对普魯泰克攻击伊壁鳩魯的神学的批判作为附录，我所以要这样做，因为他的攻击并不是个别的，而乃代表着一定的方向，并且很恰当地陈述了神学化的理智和哲学的关系。

在我的批判里，对于普魯泰克把哲学带到宗教法庭之前去的立場是如何地錯誤，我也並沒有討論到。关于这，用不着詳細論证，只消从大卫·休謨 (David Hume) 那里引证一段就足够了：

“无疑地这对于哲学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到处都被承认时，人們却迫使它于每一个場合都去为它的結論作辯护，而且于每一艺术和科学触犯了它的时候，都得去为它自己作申辯。这样就令人想起一个国王，他被控告有背叛他自己的臣民的叛国罪。”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中跳动着，它将永远像伊壁鳩魯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叫道：“那攙棄群氓的神灵的人，不是不誠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意見的人才是不誠实的。”

哲学并不掩藏这一点。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自己承认道：

說句真話，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識具有最高的神性。不應該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識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們，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上帝的奴僕赫尔墨斯(Hermes)所說的話来回答他們：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
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縛住在崖石上，
也不願作宙斯的忠順奴僕。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尙的圣者和殉道者。

柏林，一八四一年三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00

目 录

序	1
---------	---

論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鳩魯的 自然哲学的差別

第一部分 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鳩魯的自然 哲学的一般差別	1
一、研究的对象	1
二、对德謨克里特的物理学与伊壁鳩魯的物理学的关系 的判断	4
三、把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第 二卷同起来所引起的困难	6
四、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之間 的一般主要差別	
五、結論	
第二部分 論德謨克里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鳩魯的物理学 在細節上的差別	16
第一章 原子脱离直綫而偏斜	16
第二章 原子的质	25
第三章 始基的原子和元素的原子	30
第四章 時間	36
第五章 星辰	39

附录 批评普鲁泰克对伊壁鳩魯神学的論战49

前言

(一) 人对神的关系

1. 恐惧和彼岸的存在
2. 崇拜与个人
3. 神意与降謫了的上帝

(二) 个人的不朽.....49

1. 論宗教的封建主义 庸众的地獄.....49
2. 众人的渴望
3. 优異者的驕傲

第一部分

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 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

一、研究的对象

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甚至于坚强的斯多葛派人也沒有取得像斯巴达人所取得的那样的胜利，斯巴达人曾在他們的庙宇里把雅典娜(Athene)紧縛在赫拉克利斯(Herakles)身旁，使得她不能逃走。

伊壁鳩魯派、斯多葛派、怀疑派几乎被认作一种无所从屬的附屬品，和他們的巨大的前提沒有任何关系。伊壁鳩魯哲学被看作德謨克里特的物理学和昔勒尼派(Cyrenaiker)的道德思想的杂拌；斯多葛主义被看成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昔尼克派的倫理的世界观，多少再加上一点亚里士多德邏輯学的綜合产物；最后，怀疑論被看成反对这两派独断主义的必不可免的禍害。这样人們不自觉地就把这些哲学体系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①联在一起，因而

① 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指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当时最盛行的哲学——主要是新柏拉图派神秘主义哲学。——譯者注

人們就把它們仅仅当作一种片面的和有偏向的折衷主义学說。最后亚历山大里亚哲学被看作完全的幻想和梦囈，——一种紊乱，在这种紊乱里，至多只能承认有意向的普遍性。

說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实已經是一个老生常談的真理。所以說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最高的兴盛，以后就衰落了，这也沒有什么可惊奇之处。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腹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

此外，发生、繁荣和衰亡乃是极其一般、极其模糊的观念，在那里面真是可以塞进一切的东西，但是用这些空泛的观念什么东西也不能了解。死亡本身已經預先包含在生命里面；因此死亡的形态也同样應該像生命的形态那样就其一定的特殊性中予以考察。

最后，我們試瞥視一下历史，究竟伊壁鳩魯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是不是一些特殊的現象呢？它們是不是羅馬精神的原型呢？是不是希腊迁移到羅馬去的形态呢？它們是不是那样充滿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也值得近代世界承认它們的充分的精神的公民权呢？

我提出这些問題，只是为了喚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記憶；但是这里不打算研究它們对于一般教育的普遍意义，这里所要研究的乃是它們与古代希腊哲学的联系。

就这种情况而論，这不会至少必然引起人們去研究，如何把希腊哲学看成以兩組不同的折衷主义的体系为終結的，其中的一組包括伊壁鳩魯、斯多葛派、怀疑派哲学的各环节，其另一組包括叫做亚历山大里亚的思辨哲学的那些体系嗎？再者，在就其体系的博大說已經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現了一些新哲学体系，它們不直接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反

而远远往前追溯至最简单的学派，如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此外，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体系，仿佛在过去都可以找到它们现成的基础，这种说法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把德谟克里特和昔勒尼派、赫拉克利特同昔尼克派结合在一起，这又怎样予以说明呢？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这些体系合在一起看正形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最后，希腊哲学神话式地从七贤开始，并且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作为哲学的造物主，仿佛是哲学的集中点似的性质，我的意思是要说，这种哲人——σοφός——的性质，这种性质在那些体系内之被认作真正科学的现实，这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在我看来，如果那些较早的体系在希腊哲学的内容方面是较有意义、较有兴趣的话，那末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体系，主要是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怀疑学派这一组的诸学派则在主观的形式、或其性质方面较有意义、较有兴趣。但是直到现在由于其形而上学的规定而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的正是这些哲学体系的主观形式、精神上的负荷者。

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的全面情况，以及它们与早期和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整个关系，我打算都留待一个更为详尽的考察里加以阐述。

在这里，只能满足于仿佛作为一个例子，并且也只就一个方面，即只就它们与较早的哲学思想的关系那一面来加以发挥。

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我挑选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来考察。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适当的出发点。因为一方面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旧成见，即把德谟克里

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鳩魯的物理学等同起来，因而他們总认为伊壁鳩魯所作的改变都只是一些任意的想法；另一方面，在某些个别的地方，我又不得不作些看起来好像是細致繁瑣的工作。但是，正因为那个成見是与哲学的历史同样的古老，正因为两者的差別是那樣的隱微，甚至好像只有显微鏡才能够发现出来，所以在德謨克里特与伊壁鳩魯物理学之間，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仍能找出一种貫穿于其最微小的細节中的本质差別来，那就愈有其重要性了。凡是在細节方面可以指出的差別，当然在大的輪廓方面其关系更易于指出，反之，如果只作一些极其一般性的考察，那就会令人怀疑究竟所得到的結論是否能在細节方面予以证实。

二、对德謨克里特的物理学与伊壁鳩魯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

一般地說我的見解和前人的見解关系怎样，只要我們略略考察一下古代人关于德謨克里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鳩魯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就将活跃在眼前了。

斯多葛派人波西东尼(Posidonius)、尼可拉(Nikolaus)和梭特翁(Sotion)斥責伊壁鳩魯，說他把德謨克里特关于原子的学說和阿里斯底波(Aristipp)关于快乐的学說当作自己特有的学說加以宣揚¹。学院派人柯达(Cotta)問西塞罗道：“在伊壁鳩魯的物理学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是屬於德謨克里特的？他誠然改变了一些地方，但大部分他是照着德謨克里特說的。”²西塞罗自己就曾这样說过：“伊壁鳩魯对他所特別夸耀的物理学，其实完全是一个門外汉。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德謨克里特的，他所不同于他的地方和他想要

改进他的地方，也就是他損害了、敗坏了德謨克里特原来学說的地方。”³虽然有很多人責备伊壁鳩魯，說他訾議过德謨克里特，但与此相反，据普魯泰克說，列翁特(Leonteus)曾断言伊壁鳩魯很尊敬德謨克里特，因为德謨克里特在他之前就宣示了真的学說，并且因为他早就发现了自然的原理⁴。在“諸哲学案”(De placitis philosophorum)这一著作里伊壁鳩魯被称为按照德謨克里特的精神作哲学思考的人⁵。普魯泰克在他的著作“科罗特”(Kolotes)里走得更远。当他按照次序拿伊壁鳩魯来同德謨克里特、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巴門尼德(Parmenides)、柏拉图、苏格拉底、斯体尔波(Stilpo)、昔勒尼派和学院派加以比較时，他力求达到这样的結論：“伊壁鳩魯从整个希腊哲学里面吸收了錯誤的东西，而不理解真的东西。”⁶此外如“論遵循伊壁鳩魯的道路不可能导致幸福生活”一书亦同样充滿了类似的敌意的暗示。

較古的著作家对伊壁鳩魯这种不利的見解，在教会神父們那里仍然保持着。我在附注里只引证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門特(Clemens Alexandrianus)⁷一位教会神父的一段話，这位教会神父，有关伊壁鳩魯的陈述之所以值得特別提到，乃是因为他把使徒保罗警告一般哲学的話說成是警告伊壁鳩魯哲学的話，仿佛这种哲学对于天命神意之类的东西連幻想也沒有幻想过似的⁸。但是，从前的人們一般地是如何倾向于斥責伊壁鳩魯以剽窃的罪名，这一点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表示得最为突出，他企图把荷馬和伊壁卡姆(Epicharmus)那里的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語句，硬說成是伊壁鳩魯哲学的主要来源⁹。

至于近代作家大体上都同样认为伊壁鳩魯，就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而論，仅仅是德謨克里特的一个簡單的剽窃者，这更是人所共知的。萊布尼茨有一段話大体上可以代表他們的見解：